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遺書卷六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昕

謄錄監生臣陳昌敬

魯齋遺書卷六

元 許衡 撰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顧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

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

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在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此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三與四皆隂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一本乎上有者字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逺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隂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一本吉上有其字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

當位居中能趍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
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
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
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
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
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重録如此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
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趍

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隂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隂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彖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隂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盖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

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虚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尤為美也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説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猶已才

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險）之始也上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險）之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一本作錯舉而言之）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戹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静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静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賁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

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順隨益之時方外受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噬嗑震大率處剛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

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中動居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心作究其處心為累也作為疵也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理字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一本無有字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

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兑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兑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

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王親致如此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

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過作以陽成陽以陰成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闕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

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趍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説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説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説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

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皆有得吉之道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横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一本無故字甚作頗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

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

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則勳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有濟險之才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已身得作

曰居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作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一作然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一本凶咎下作盖臣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一本作莫有粹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離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二之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專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震忌孫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一本則作觀其辭則戒之之意可見）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履

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一本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以其中正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一無之才二字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濟下一本作更得剛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

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有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無九及之臣三字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一無六字其勢可嫌也一無也字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震豫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內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為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處之難相濟則有

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之位四字）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一無且字）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得以靜止柔中上依也字）

下藉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能作及然非可大有為也一無然字可作能

更或無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傅於君道為愈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葢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咎而他爻率皆戒辭葢陰柔之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無妄頤家人革既濟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恒益巽兑節中孚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萃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姤有始厭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

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蓋其事勢已成也

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妄)四復消而為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為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為四(大壯)四長而

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箠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第未得一無之數泝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

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三二　四二　四三　五二

四三　五三　五四　二盡

揲著說

盧君校正揲蓍之說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揲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無能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茍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為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一無云字

為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註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八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九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六子皆倣此一本無正合至倣此止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兊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静故在坤而變者為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静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兊離

坎之兊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而震之坎艮之震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爲巽爲離爲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爲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爲坤者皆四千二十二而巽之離兌離

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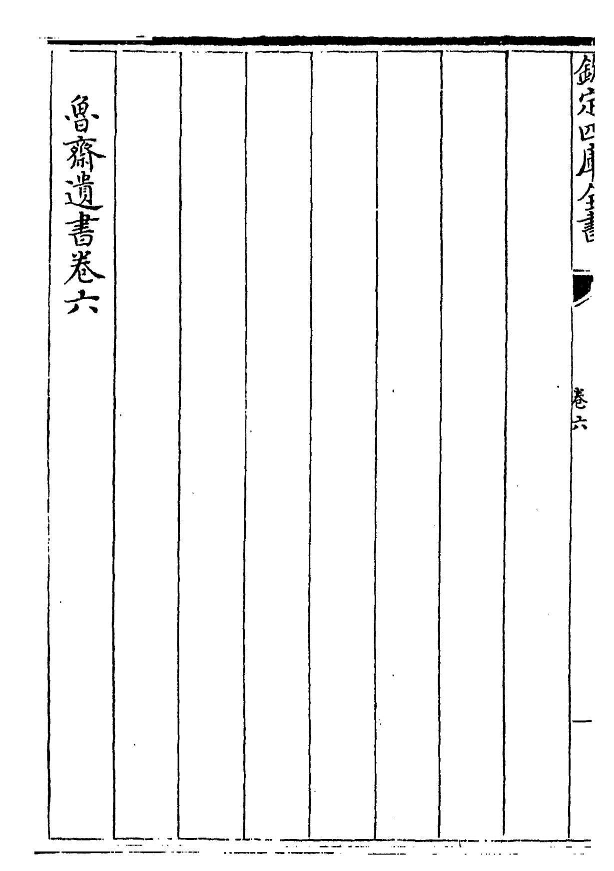
三爻皆變而爲震爲艮爲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有八

卦静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静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蔡氏曰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

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魯齋遺書卷六

魯齋遺書卷七

元 許衡 撰

時務五事

臣㒺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

曷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為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

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日戞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歴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

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遼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為治之要則必咨嗟怨憤諠譁甚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

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靡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常議此此而不務誠為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

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𥾍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即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

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麻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

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寛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内專吏部考訂資歴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

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

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疑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

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

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茍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偏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葢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惑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

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辯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

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葢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

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

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

其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廪禄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

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毁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葢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尚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甲辭誘人入于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者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明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讐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

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

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
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悦之與
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
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
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
望之怨不平之怒欝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
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
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

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

風為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

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宜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樹立也樹封也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名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

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布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

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亦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

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

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愼微此篇内皆非全文所謂多削藁者也

用晦　獨斷　重農　興學　經筵

節喜怒　省變更　止告訐　抑奔競　欲速則不達

用晦則日益明外露則日益蔽

北辰居中衆星共王者法天總大綱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誼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工商而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

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云云甚至先喜後怒云云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云云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發自無不中也人之

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七七甚至無喜生喜云云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也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

賈誼告文帝　削地　制敵　貧富不均　禮義刑法

刑不上大夫　上有好者下必甚　人惟求舊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為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韓魏公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　魏相包孝肅可欺　張武受金錢　杜衍不壞人　伊尹告太甲有言遜于汝心云云　投鼠忌器　望夷　豫讓以上皆疏中節畧也

臣具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

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于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悦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剥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

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横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為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臣某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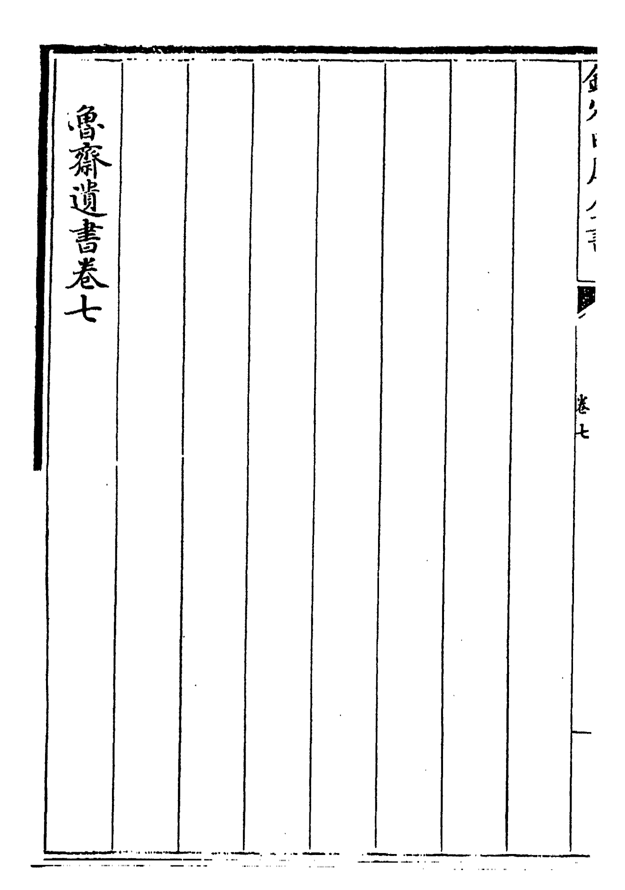
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辨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以困苦至于己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惟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

對御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庄後山上見上面奉德音賫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為狥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

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未苦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所以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知此未知是否



魯齋遺書卷七

魯齋遺書卷八

元 許衡 撰

雜著

論語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禮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説反似過髙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

若以趙氏田氏而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晳必無受贄之禮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叅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

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獘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爲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爲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忘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于亡弓

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涖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内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於兼愛之説歟

某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為顔子樂處意極精切某雖未能悟厥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

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有以過人者盖常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

孰深遽使伯棼請戰與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强吾未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

怒輕而不弘者不足以為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廼欲擁兩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絶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氣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言

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欺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雖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名諸侯其威聲氣燄讋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

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為横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辯說

辯欲其信也辯而後信未若不辯而信辯而不信尤未若不辯之為愈也辯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

事於辯矣偶或未喻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喻不強也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已也此辯之善也雖然辯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辯之辯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辯之不至此豈辯之不至辯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

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辯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既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澆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埀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彖之意歟又本

改云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為法

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文不全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廼遷居燕然於今蓋十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乎昔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

而獨能惓惓於相從之侶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留别譚彦清序

譚君彦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已任雍容樂易大有

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不可也又奚疑雖然感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滞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狗於茍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

期其所未至故云云又一本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已任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又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為不可也同矣然感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師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狥之苟簡而不中

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尚慕古人有為於時蓋能是矣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修著傷寒辨疑論寔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

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范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内許某序

與李才卿等論梁寛甫病症書

梁寛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與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盖補

金則慮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閒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寛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盖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症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理和其氣為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閒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河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

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
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
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内經四氣調神
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
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
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
敢投至失機後時而不救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
之藴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者多矣能用二

家之長而無二家之獘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衰周正途壅底大道湊遲分承三聖力辯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

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踈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為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

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叙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安强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怳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婿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朝弔汝城隅不復歡迎

但卧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剺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䰟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汝生其饗諸

魯齋遺書卷九

元 許衡 撰

書狀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某呈某舊患脚氣復因憂慼變為腫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茍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

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溲溢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常分仍守舊貲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効育才之助心獲無歉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該廉宣撫保奏令某充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祗受即於宣撫

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賓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羇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奏施行取鈞旨

與竇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

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
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
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
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
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
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
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
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

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

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真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浮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蚕老麥收冬將寒囷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

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括悚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

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擬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

不意此論急廹慢駡殊無温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
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
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
果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
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
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髙疑來聞汝肯自

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邁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耻之病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耝閑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邱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欲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圜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

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兾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采虚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安顯固人之所愛然反足以賈禍而名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虚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為意某頓首再拜

與仲晦仲一 二首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況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寛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令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恩育益之以奉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再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

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者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孫亮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顔為之不唯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愊冒瀆陳說

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不乏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能作書為謝爾

與友人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某也與子為師與令親為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中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曷勝負愧勸導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

來嘗面陳所否猶且依違畧不見信今業已為之豈咫尺之書所可挽耶雖然數沐厚愛豈敢遽忘所托韓導道過藴門欵叙轉求代為推𣅳思濟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為甚難然天下公議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王濟川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㑹見無恙也别去不知遽為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者侍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為憂苦不知又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人耶要必勉自寛解逺為後人慮庭玉回草叙區區之意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邦傑

總判邦傑舊游相别之久相去之逺公務匆冗中乃能

不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為學為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某卧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況安適為慰向來會晤俱以匆匆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增憂懼念昔相與鄰居接壤課督兒輩種田讀書倘

洋山水 闕文

與李仲實 闕

與孫謙甫 闕

與趙輔之 二道 闕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某人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還鄉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令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

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惟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

先生側侍某某人來誨簡審聞尊況動止康裕甚慰遠懷某即次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曽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戯也掛齒且不可況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臭以道自愛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 二首

正之鄉兄執事尚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送臨潼哭佇為别可見顧愛之情如此其至别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念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凉遠惟尊候泊仙輯各安裕某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聞惟調護不宣

向在關中得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有切磋之益東還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遠方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凉敬惟尊

候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向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實自力不須更求幻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勵不息

與孫伯玉 二首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

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剏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爲幸人行敬附鄙意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慶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苟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 二首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每問及尚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茍為哉管見區區只此為是是所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暗對千萬慎愛不宣

夫子於六月二日病歿某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
禍延所愛肝腸痛憀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
為言但夫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
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欝證也由心氣不
足親友亦咎某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
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膺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
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
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

幼孫在襁褓使他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與文子貞

向托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已安心靜守紛紜之議不須妄聽此夏或得還家當細說此未間惟好自愛重不悉

與呂伯充

書春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怛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别心為不忍今罹此艱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嘆敬嘆路遠不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信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廉宣撫三首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

時暑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茍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可否頗傷急廹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誨音知吾兄襟度寛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

敬生還草附謝懇正遠惟千萬保練自重不宣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士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圃為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志慮益堅於向時矣

與人 四首

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某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著於謔誚聲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猥辭納於

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
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
官旦望考校賦詩議論積年于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
尸之于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于左右與
復款於仲晦仲一洎諸君子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以
諭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
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沉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又
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為所職

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犬負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絶其可勉強累復求於宣撫康公既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薫心至於卧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復十六日承誨簡知近日宿疾尚未全愈可勝憂想桑

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凉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春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以兩服便驗斯理也嘗與導道論之甚不可以迂濶淺近之不信也未知先生以為何如

別後南歸得守邱壠殊適所願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過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辱承寄兩柱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濶之為亦有

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兄子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

本質沉深遽變于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于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蔭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

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童歟為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陽别之逺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逺人道與禽獸殆無小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于汝者自是愈切不

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于何時

與吳行甫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為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慕智惟成物

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
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授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修
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與張左丞

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
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
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
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魯齋遺書卷九